



奋斗吧！ SYSTEMS 系统工程师 3

绝不失败？提案活动

(日) 夏海公司 / 著
(日) Ixy / 绘 志麻 / 译



(日) 夏海公司/著

(日) Ixy/绘 志麻/译



NLIC2970822295

SYSTEMS ENGINEER

CTS |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奋斗吧! 系统工程师. 3 / (日) 夏海公司著; (日) Ixy 绘; 志麻译.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356-5449-6

I. ①奋… II. ①夏… ②I… ③志…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1080号

原著名:《なれる! SE3》, 著者:夏海公司, 绘者: Ixy, 日版设计: BEE-PEE

©KOHJI NATSUMI 2011

First published in 2011 by ASCII MEDIA WORKS Inc., Tokyo, Japan.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ASCII MEDIA WORKS Inc.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出品并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1-331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奋斗吧! 系统工程师 3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著 者 (日) 夏海公司
绘 者 (日) Ixy
译 者 志麻
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刘烜伟

责任编辑 贺澧沙 方宁
美术编辑 马晓鸣
制版印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8.25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5449-6
定 价 2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07C

电话: (020) 38031526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

小时候，实在无法理解政治家的存在意义。

我并不是要开始卖弄关于政治的长篇大论。纯粹只是不知道叫做政治家的人们究竟在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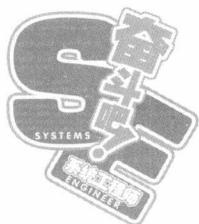
毕竟只要看到有关“议员”或“部长”的新闻全是贪污、丑闻或失言。施政虎头蛇尾，绝口不提以前的承诺。国会的现场直播总是可以发现打瞌睡的议员，偶尔发言竟都是一些意义不明的冷嘲热讽。完全不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存在，这群人干脆消失比较好吧？当时还是初中生的樱坂工兵认真地如此思考过。

实际上，周围的大人们也每天将“政治家一点用也没有”挂在嘴边。父亲、亲戚和朋友的家人们不是对电视上税制改革的新闻感到愤慨，就是对报纸上刊登的国民年金问题发出叹息，从没有看过任何有好感的反应。

所以工兵也认为“不需要政治家”。没有选举和税金，每个人都只要负责自己的事情即可，不委托他人，各自做自己能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此一来就不会有所谓的特权和利益纠葛，世界应该会变得更美好……

当然，这种想法只不过是青春期特有的麻疹症状，对社会的无知与孩子气的叛逆精神交互作用后所产生的自以为是想法。当实际就读高中、大学后，随着学习社会结构，反而增强了“其实政治家是很辛苦的吧”的想法。

毕竟这个国家的人口有一亿人以上，所有国民的权益关系必须靠仅仅七百多人的讨论进行调整。范围囊括外交、治安、



教育、福利、医疗与经济。若无法提出让全员满意的回答，不管提出什么结论都会遭到反对派攻击，没有结论也会被攻击。再说……虽然贪污和打瞌睡都是不好的行为，但是如果没有这群政治家，要怎么办？难不成要由一亿人全体一起来互相高谈阔论吗？还要同时处理自己的工作？

开什么玩笑，我们平凡老百姓现在就已经很忙碌了，怎么可能还有时间思考政治或法律。法律就交由法律的专家，政治就交给政治的专家处理。如果每年要支付这些人费用，也就是负担这些税金也有道理。不过，前提当然是要这些政治家好好工作。

.....

说了这么多，我想要说的主旨就是——世界上的每个职业都有存在的道理。即便政治家、官僚和公司干部这类容易引起社会批判的职业，依旧有它的功用与需要，社会必须借此才能运作。认为不需要只是因为自己不了解他们的工作内容。不知道他们日常的功用，只凭偶尔在新闻上看到的丑闻来判断他们无能，怀疑他们的存在意义。

过去的自己正是如此认为。如果当时工兵的愿望成真——政治家这个职业从世界上消失——工兵就会体会到自己的无知吧。失去之后才知道政治家的恩惠……这还真是令人讨厌的格言。

回归正题——这里有位名叫六本松健造的男人。

年龄五十二岁，居于幕张，头衔是骏河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社长，并且是公司中唯一的一名业务负责人。

刚才说过世界上的每个职业必有存在的道理，但是我很想大喊只有这个人例外。毕竟这个社长只会带来麻烦，遗漏估价项目或规格定义错误只是小小的开端，无视交货日期和资源，一股脑地胡乱接下强人所难的专案。还有一次甚至在预定推出的前一天接下案子。当然，完成这些专案是工兵等公司职员的工作。然而接二连三的胡乱作为却让现场人员疲惫不堪，甚至有人私下认为社长不在的话，这间公司更能顺利运作。

因为如此。

正因为如此。

我之前完全不认为，能够了解社长恩惠的那一刻会来临。

我们只是黑心企业豢养的牲畜，以便宜薪资遭受奴役，是没有受到劳动基准法恩惠的受害者。社长随心所欲地接下工作，再将工作全部丢到我们手上，没有做多少事却坐领高薪——

我甚至曾认为这个构图永远不会被颠覆。

但是我再重复一次。

社会上的每个职业必有存在的道理。

即使像是六本松这样的人，也是骏河系统公司中不可或缺的人才。

工兵深切体会到这个道理，几乎到了可说讨厌的地步。

那是在工兵进入骏河系统公司两个月后，绵绵梅雨季节里阴郁的某一天——

mp
sec transform IPSEC
ipsec profile VTI
transform-set IPSEC

interface Tunnel0
address 192.168.100.1 255.255.255.0
tunnel source loopback0
tunnel destination 64.104.2.1
tunnel mode ipsec ipsec profile VTI

阶层1

! interface
ip address 64.2.2.14 255.255.255.0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
no ip address
pppoe enable
pppoe-client dial-pool-number 1

! interface FastEthernet3
Switchport access vlan 20

! interface Vlan20
ip address 192.168.32.254 255.255.255.0
ip tcp adjust-mss 1356

! interface Dialer1
ip unnumbered Loopback0
ip mtu 1454
encapsulation ppp
dialer pool 1
dialer group 1

SYSTEMS ENGINEER



六月九日星期二，刚好下午三点。

窗外的景色因倾盆大雨染上一层朦胧的灰色。樱坂工兵的双手离开键盘，一只手肘撑着桌子，办公椅随着工兵的姿势改变发出低沉的叽嘎声响。工兵撑着脸颊发出叹息声，发呆地看着室内。

——半个人也没有。

空无一人的办公室笼罩着几乎令人感到耳朵不舒服的沉重静寂，只有空调和PC散热扇、硬盘的驱动声响不断地轻声低鸣。

该怎么形容呢……真让人提不起劲。

如果天气晴朗的话就算了，雨天一个人负责内勤比想象中还要寂寥。因为最近忙着访问客户和开会，所以才觉得之前与今天的落差还真是剧烈。

真是太冷清了。

忧郁地发着牢骚，工兵又叹了一口气。

工兵昨天才被告知藤崎今天要出差，似乎是要到北陆地区拜访数个客户，一个月以上无法回到东京。当工兵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只能干瞪眼的时候，室见接着说：“啊，对了，我明天要直接去客户那边。”而致命的一击是连海鸥都说：“抱歉，我明天休假——”导致工兵不容置疑地成了SE部门的留守人员。

因此，工兵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独自面对着PC已经六个小时以上了。除了偶尔有电话以外，工兵心无旁骛地默默进行



文书工作。

刚开始是觉得很不错啦……不会突然听到室见的怒吼，不用被螺丝起子直击脑门，更不用听到“这可是你的工作”等无理要求，反而心想可以一个人随意使用宽敞的办公室真好。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寂寞渐渐胜过解放感。工兵为了排解忧郁而前往休息区，但对不吸烟的他而言，那里反倒是个更加令人坐立难安的地方，于是便立刻撤退。即便外出去买罐装饮料，也因为灌下三罐咖啡后感到反胃而中断喝咖啡。结果，无处可去的工兵只好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座位。好痛苦……好像有股全身的肌肉都生锈的错觉。

呜……为什么好像还怀念起室见的怒吼？

工兵靠着椅背仰望着天花板。

或许被螺丝起子攻击是种很好的刺激？毕竟头上好像有穴道，定期接受刺激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说到这个，最近被揍的时候好像变得很舒服，被刺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身体从深处热了起来，脖子变得酥麻。哦，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穴道按摩健康疗法。

“怎么可能啊——！”

工兵抱着头站起来。

等等，等一下。

刚才的妄想也未免太糟了吧？期待室见的怒骂或殴打，根本就是变态啊，而且还觉得痛楚是快感，根本就被虐——

“……”

工兵留下一道冷汗，强迫紧绷的脸颊绽放笑容。

冷静，冷静一点，樱坂工兵。不管再怎么眷恋人群，期待室见的暴力未免也太不健康了。要妄想的话，还不如找点更棒的事情来妄想啊！对了，例如海鸥的事情，像是她温柔的笑容，或是直视自己的沉稳眼神。

工兵转头望向背后的隔间。

海鸥平常就是将自己纤细的柳腰靠在那张办公椅上。

工兵若无其事地起身走向海鸥的座位，坐下后发现椅子比自己想象中高。嗯？这是代表海鸥的腿很长吗？室见只要椅子稍微高一点，双脚就会够不到地面在空中摆荡。下次再好好确认吧——哦，在桌下发现凉鞋。这是室内鞋吧？嗯——脚好小。海鸥赤脚踩在这双鞋上吗……她平常有穿丝袜吗？海鸥大多都穿裤装看不出来。哦，这里放围裙，然后那边是——

……啊！

突然回过神的工兵放开手中的围裙。

我到底在做什么啊？

竟然会在休假的女子职员的座位上翻找私人物品，这是哪种变态啊。不是什么被虐狂，而是货真价实的跟踪狂、罪犯啊。

不行……这真的很不妙。

工兵拭去前额的汗水，用力摇头。

看来长时间的孤独比想象中还要容易侵蚀精神，不快点想办法解决的话，好像就要跨越那条不该跨越的界线了。

转换心情，转换心情。



去外面深呼吸好了。

虽然在下雨，不过到门厅那里也不需要撑伞吧。接听电话……只是稍微离开一下没关系吧。呼吸新鲜空气顺便做个伸展操吧，放松紧绷的肌肉后也能让心情好转吧。

好——

工兵紧闭双唇站起，起身的瞬间看到桌下的桌边柜。附轮子的三层收纳柜。象牙色的表面因照明反射而发出黯淡的光辉。仔细一看，第一、二、三层上方分别贴着“文具”、“申请文件”，“其他、私人物品”的标签贴纸。

……私人……物品。

工兵发愣地低喃。

海鸥的私人物品，海鸥的私人物品，海鸥的私人物品。

呃……女孩子的私人物品有什么呢？化妆用品？小糖果之类的零食？餐厅的集点卡？还是……还是……

工兵咽下口水。

心跳加速。难不成自己刚好遇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能够窥见海鸥隐私的机会，应该不会再有第二次了。幸好没有人看到，稍微看一眼然后马上归位就好了

……

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

嗯，没错。只要一下下就好。我也不是要偷窥啊，最近不是很重视办公室的保安措施吗？我只是要确认有没有将重要文件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而已。重要的东西必须放在有锁的置物

柜才行啊，嗯。

深吸一口气。

张大鼻腔握住把手，准备施力。开吧！现在，禁忌之门即将开启——！

咔嚓。

柜子上锁了。

工兵眨一眨眼，施加更大的力量试图拉开抽屉，但是结果仍旧没变。不仅第三层，连第一层和第二层都打不开。

工兵不禁目瞪口呆。

咦……该不会这个柜子可以上锁吧？

连忙确认后，在第一层抽屉的把手旁看见小巧的圆柱锁，横列的钥匙孔仿佛禁止进入的标志。回到自己座位上观察收纳柜，理所当然地也附有圆柱锁，并且贴心地将钥匙贴在第一层的抽屉里。

可……可恶。

工兵咬紧牙关怒视背后的隔间。

哈……原来如此，疏忽保安措施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啊。

笑死人了。

根本就是个小丑，实在是太不像样了。

但是——



不过——

就算是自己过于愚昧，但也不代表可以放过别人的过错。

工兵眉头深锁地站在海鸥的位子前，脸上浮现扭曲的微笑俯看着办公桌。

既然如此，我就来进行地毯式搜寻。

即便是完美超人的海鸥，一定还是会留有私人物品吧。这样不行哦……竟然把私人物品带到工作场所来，来让老师确认看看吧。什么？老师的眼神很下流？这话真是失礼，我只是为了办公室的纪律而已，绝对没有其他念头。就算搜出替换衣物老师也不会有任何动摇哦！因为老师的内心就有如贤者一般清澈啊。了解吗？了解的话就不要阻碍我。首先检查办公桌的抽屉吧——

“藤崎在吗？”

What's the fuuuuuuck!

工兵连滚带爬地逃离隔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扑向位子的瞬间，胸窝直接撞击办公桌的桌板，因剧痛泛泪的同时，工兵拼命忍耐不发出哀号。

随着咚咚的嘈杂脚步声接近，红铜色的秃头探头窥视工兵的位子。

“嗯？原来是樱木町，你在这里做什么啊？”

扁平的鼻子，浓密的胡须，丰厚的嘴唇，目光炯炯的浑圆双眼，绝对不可能认错，是骏河系统公司的社长——六本松。

“做什么……这里是我的位子。”

听到工兵虚弱的回答，六本松露出质疑的眼神挑起一边眉毛。为什么要用那种怀疑的眼神看我啊……将我配置在这里的是你吧。还有我的名字是樱坂，樱木町在横滨啊。这个人该不会是故意说错的吧？

“说到这个，关内——”

“这绝对是故意的吧？关内只是樱木町的隔壁站，根本就没有我的名字在里面啊？”

“那镰仓呢？”

“根本就离开横滨了！”

为什么必须在大白天的玩这种JR东日本的站名猜谜啊，而且还是和公司的社长？

因为实在太让人感到虚脱了，所以紧张感也跟着烟消云散。工兵叹了一口气看向六本松。

“藤崎先生怎么了么？他从今天开始出差。”

“出差？”

“听说要去北陆地区一个月。”

工兵说明的同时皱起眉毛。

咦，社长知道吗？藤崎先生的上司是社长，难道没有经过社长许可就自行出差吗？

……？

这奇怪的感觉是什么？仿佛受不了追讨欠债而连夜脱逃的行为。

六本松凸起下唇，在困惑的工兵面前抚摸骨骼突出的下颚，



同时在周围打转。

“一个月……一个月！竟然挑这种重要时期发生这种事——可恶，那室……室……室兰在哪里？在研究室吗？还是在后院？”

“你……你说室见吗？她今天直接去拜访客户了。”

“那黑头发的助手呢？”

“海鸥今天休假。”

六本松的嘴唇抿成一直线，办公室内充斥着难以言喻的沉默。浑身不自在的工兵只见六本松用仿佛兽面瓦的表情瞪着天花板。

呃……这种时候应该要问“怎么了”吗？还是“如果是我知道的事，我可以回答”或者“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上忙”？不……不管哪个都只是为自己立下死亡旗标（**注：电脑游戏用语，导向死亡的伏笔之意**）而已。但是呆站在这里也没办法工作。也不可能放任社长，径自开始工作。

——不知道过了多久。

社长的表情突然变得柔和，紧绷的肩膀也放松了。

“唔。”

发出一声听起来像是放弃了什么的低喃声。

“嗯……这样啊，没有人也没办法。”

哦，比想象中还明白事理嘛……就算社长多么我行我素，也不可能直接将工作丢给新人啊。毕竟自己真的完全是个菜鸟啊。不会写程序也不会架设服务器，虽然稍微会设定路由器或